

外国 四大名著

A 卷

红与黑
简·爱
复活

安娜·卡列尼娜

6
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the second is the
the third is the

the fourth is the

the fifth is the

the sixth is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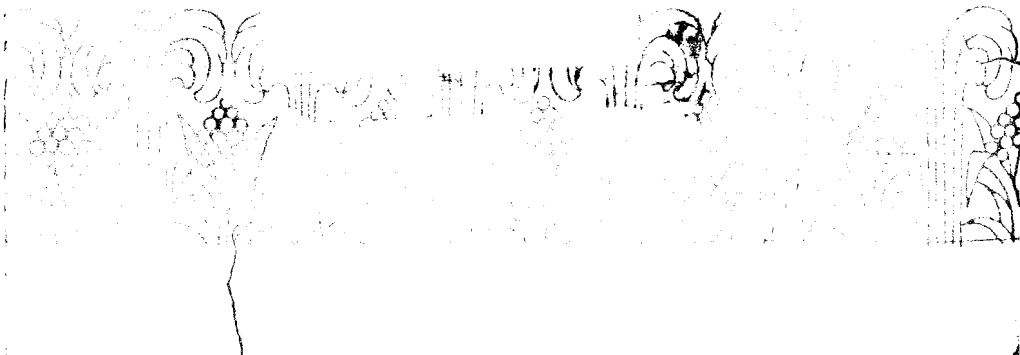
the seventh is the

the eighth is the

the ninth is the

the tenth is the

the eleventh is the



总 目 录

红与黑 (1)

简·爱 (317)

安娜·卡列尼娜 (643)

复活 (1215)

译后记 (1519)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章	小城	(5)
第 二 章	市长	(7)
第 三 章	穷人的财富	(8)
第 四 章	父与子	(11)
第 五 章	谈判	(13)
第 六 章	厌倦	(18)
第 七 章	精选的姻缘	(22)
第 八 章	小小风波	(28)
第 九 章	乡间一夜	(33)
第 十 章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37)
第 十 一 章	一个漆黑的夜晚	(39)
第 十 二 章	旅行	(41)
第 十 三 章	网眼长袜	(45)
第 十 四 章	英国剪刀	(48)
第 十 五 章	鸡鸣	(50)
第 十 六 章	第二天	(52)
第 十 七 章	第一副市长	(54)
第 十 八 章	国王驾临韦里埃	(57)
第 十 九 章	思想使人痛苦	(64)
第 二 十 章	匿名信	(69)
第 二 十 一 章	和主人的对话	(72)
第 二 十 二 章	1830 年的风尚	(80)
第 二 十 三 章	一个官吏的悲哀	(87)

第二十四章	省会	(96)
第二十五章	修道院	(100)
第二十六章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少的	(105)
第二十七章	人生的初次经验	(111)
第二十八章	圣体游行	(114)
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高升	(118)
第三十章	野心家	(127)

下 册

第一章	田园乐趣	(139)
第二章	进入上流社会	(146)
第三章	学步	(151)
第四章	德·拉莫尔侯爵府	(153)
第五章	敏感和一位虔诚的贵妇	(161)
第六章	说话的方式	(163)
第七章	风湿病发作	(167)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装饰是什么?	(172)
第九章	舞会	(179)
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184)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190)
第十二章	这是个丹东吗?	(192)
第十三章	圈套	(196)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事	(201)
第十五章	这是个圈套吗?	(205)
第十六章	深夜一点	(208)
第十七章	古剑	(212)
第十八章	残酷的时刻	(215)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219)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224)
第二十一章	秘密照会	(228)
第二十二章	争论	(231)
第二十三章	教士, 林地, 自由	(236)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241)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职责	(245)
第二十六章	道德之爱	(249)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最好的位置	(251)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253)
第二十九章	烦恼	(256)
第三十章	剧院的包厢	(258)
第三十一章	使她恐惧	(261)
第三十二章	老虎	(264)
第三十三章	失足的地狱	(267)
第三十四章	一个聪明人	(270)
第三十五章	风暴	(275)
第三十六章	悲惨的细节	(278)
第三十七章	城堡主塔	(282)
第三十八章	一个有权势的人	(285)
第三十九章	阴谋	(285)
第四十章	宁静	(292)
第四十一章	审判	(294)
第四十二章		(298)
第四十三章		(302)
第四十四章		(305)
第四十五章		(310)

上册

真理，严酷的真理。

第一章 小城

把万物放在一起并不坏，但笼子里就不快乐了。

——霍布斯

韦里埃小城算得是法朗什—孔泰里一座最美丽的城市。红瓦尖顶的白房屋散布在小山斜坡上，丛丛茁壮的栗树把山坡细小的起伏都显示出来。杜河在它的城墙下离着几百尺远的地方流过，城墙是从前西班牙人修筑的，而今已成废墟。

韦里埃北面有高山为屏障，它是汝拉山脉的支脉。维拉山那些锯齿状山顶从十月出现初寒时起就盖上了皑皑白雪。湍急的流水从山上冲下，在投入杜河前流经韦里埃，给许多木锯提供了动力。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工业，给许多更象农民而不象城里人的居民带来了舒适。然而使这座小城富起来的并非木锯，而是靠生产叫米卢斯的印花布，自从拿破仑垮台之后，几乎韦里埃每一所房屋正面都整修一新，就是靠了它。

您进城就会被一种声音很响、样子看起来很可怕的机器轰隆声震得头昏脑胀。二十个沉重的铁锤钉下去，声音震得石块铺成的路面都跟着抖动。湍急的流水冲下来转动一个轮子，把这些铁锤举起来。说不清每个铁锤一天可以制造几千枚钉子。漂亮的年轻姑娘把小铁块放到大铁锤下面，很快就压成了钉子。这种劳动看上去如此辛劳，却是第一次深入到这个把法国和瑞士分开的山区里来旅行的人最感到惊奇的一种劳动。旅行者进入韦里埃，若打听这座会把沿着大街往上走的人耳朵都震聋了的制钉厂属于谁，就会有人用慢吞吞的腔调回答：“啊！它是市长先生的。”

韦里埃大街从杜河岸边向上直通小山顶，旅行者只要在这条大街上稍停一会儿，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个忙碌而傲慢的高个子男人。

一看到他，所有的人都立刻举帽致敬。他是好几种勋章的获得者。头发开始花

白，穿着灰衣服，高额头，鹰嘴鼻。总之，他的脸上并不缺乏某种端正，初看上去，甚至让人觉得，在他脸上同时具有小城市市长的尊严和四十八岁至五十岁的男人还有的那种魅力，但是从巴黎来的旅行者很快就会发现他智力有限，缺乏想象力，有种种自满和自得的神态，不由得产生反感。最后还会感到这个人唯一的能耐就是让欠他钱的人如期归还，而在他欠别人钱时却尽可能拖延。

这就是韦里埃市长德·雷纳尔先生。迈着庄重的步子穿过街道，走进市府，在旅行者眼前消失。如果旅行者继续散步，朝上再走百步，就会看见一所外表漂亮的房屋。隔着和房屋相连的铁栅栏，还可以看见景色特别美丽的花园。远处是由勃艮第丘陵形成的一条地平线，好似特地为了让人赏心悦目才创造出来的。这景致使旅行者忘掉使他感到窒息的那种铜臭气味。

有人会告诉他这所房屋属于德·雷纳尔先生。韦里埃市长当时刚筑成的这所方石砌的漂亮房子，完全靠了他经营的大制钉工厂赚到的利润。据说他的祖先是西班牙人，一个古老的家族，似乎在路易十四征服以前很久就来当地定居。

自从1815年起，他就为自己是工业家而感到脸红。1815年他当上了韦里埃市长。花园一层层地自上而下，伸展到杜河岸边支撑着这座繁花似锦的花园的各部分的挡土墙，也是德·雷纳尔先生经营铁器买卖的所得。

别指望能在法国找到围绕着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德国工业城市的那种风景如画的花园。在法朗什—孔泰，墙砌得越多，地产上的石块竖起的越多，就越有权利获得邻人的尊敬。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里到处是墙，因为他以极其昂贵的价格买进花园现在占有的一些小块土地，所以花园更受人赞赏。譬如说，那个锯木厂吧，它座落在杜河岸边那个奇妙位置，曾经在您走进韦里埃时，给您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您注意到“索雷尔”这个姓用巨大的字母写在高出于房顶之上的木板上。六年前它占据的那片场地上，这时正在砌德·雷纳尔先生花园第四层台地的挡土墙。

尽管市长先生生性高傲，还是不得不常找上门去求老索雷尔——一个冷酷、固执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许多丁当响的金路易，以使他同意把工厂搬走。至于推动锯子的那条公用急流，德·雷纳尔先生靠他在巴黎的威信，设法使它改了道。这种实惠是在选举以后才降临到他头上的。

他在相距五百步的杜河边上，给索雷尔四阿尔邦地换一阿尔邦地。尽管这个位置对枞木板的买卖有利得多，索雷尔老爹——自从他有钱以后别人都这么称呼他——还是巧妙地使邻人的急躁情绪和地产癖里榨到了六千法朗。

这笔交易确实受到过当地那些头脑聪明的人的指责。有一次——四年以后的一个星期日，德·雷纳尔先生身穿市长服从教堂出来往回走，远远看见被三个儿子围着的老索雷尔望着他微笑。这微笑使市长先生心灵不幸地突然开了窍，从这时候起他认为，他本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进行这次交换。

在韦里埃要想赢得公众尊重，最重要的是在砌很多堵墙的同时，千万别采纳那些在春天穿过汝拉山峡谷到巴黎去的石工从意大利带来的设计图。这种革新会给轻率的建筑师带来永远去除不掉的刚愎自用的名声，而在明知、稳健的人们眼里会

彻底完蛋，而在法朗什——孔泰，影响舆论以毁誉他人的，正是这些人。

事实上，这些明智者在那里实行的是最令人厌倦的专制政治，也正是因为这个丑陋的词，对于在被称作巴黎大共和国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旅居在这些小城中才变得不能忍受。舆论——而且是怎样的舆论啊，专横暴虐，在法国的小城市里和美国一样愚昧。

第二章 市长

先生，权势是个什么东西？愚氓的尊敬，小孩的惊讶，富人的垂涎，贤者的鄙视！

——巴纳夫

对行政官德·雷纳尔先生的名声来说，幸运的是离杜河水面十丈高，有沿着小山伸展的公共散步道，需要一堵巨大的堤墙。这条散步道地势极好，从那里可以看到法国最美的景致。但是，每年春天，雨水在散步道上冲出许多深沟，使人无法行走。这个人都感到的不便，却给德·雷纳尔先生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砌一堵高两丈长三四十特瓦兹阿斯的墙来使他政绩不朽。

为了这堵墙上的胸墙，德·雷尔先生被迫去了三次巴黎，因为，前任内政部长公开表示，他与韦里埃的散步道不共戴天。这堵墙上的胸墙现在离地面四尺高，象是故意向现任和前任部长挑战似的，此刻正在用方石板加以装饰。

多少次我把胸口靠在这些美丽的灰蓝色大块石头上，目光投向杜河河谷，心里想着先天晚上在巴黎放弃的舞会。河那边左岸上，有五六条弯曲的山谷，谷底溪水清晰可辨。它们形成叠叠瀑布倾泻而下，注入杜河。在这些山区里太阳非常辣，每当烈日当空，这片台地上旅行者可以在高大的悬铃木绿荫遮掩下遐想。它们之所以迅速生长，有绿得发蓝的美丽的浓荫，全赖市长先生派人运来泥土，加在巨大的挡土墙后面。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把散步道加宽了六尺多（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我仍然为此事赞扬他）。因此，照他和韦里埃贫民收容所幸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的意见，这片台地可以与圣日耳曼—昂—莱的台地媲美。

然而在于我，却发现“忠义大道”只有一件事该受责备。这个官方名称在十五至二十处大理石牌子上可以看到，这些大理石牌子为德·雷纳尔先生赢得了一枚十字勋章。我要指责的是当局规定修剪忠义大道上那些茁壮的悬铃木，而且剪得残缺不全。它们当然希望有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种雄伟壮丽的外形，而不是树冠低矮的、扁圆的，看上去象粗俗的蔬菜。但是市长先生意志专横，凡属于市政府的树木每年都要遭到两次残酷的大修剪。当地自由党人声称（当然不无夸张），自从助理神父马斯隆先生养成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习惯以后，公家雇用的园丁的手变得更加严厉了。

这个年轻神父是几年前从贝桑松派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几个教士的。有一

个进驻意大利的军队里的老外科军医，生前隐居在韦里埃，照市长先生的说法，他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天，这个老军医在市长面前抱怨对这些漂亮的树定期进行毁伤。

“我喜欢树荫”德·雷纳尔先生对外科医生说，带着对一个荣誉勋章获得者说话时的高傲口气。“我喜欢树荫，我让人修剪我的树，是为了有树荫，我不能想象一棵树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如果它不能象胡桃树那样提供收入的话。”

在韦里埃决定一切的正是这句响亮的话：“提供收入”。单单这句话就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心理。

在这座如此漂亮的小城里，一切取决于提供收入！新来乍到的外乡人，受到小城周围那些凉爽、深邃山谷的美景引诱，首先想到的是当地居民必然对美富有感受力。他们喋喋不休地谈他们家乡的美丽，他们非常重视它，这是因为它吸引了许多外乡人，他们的钱使客店主人们发财，而且通过入市税的征收给城市提供了收入。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德·雷纳尔先生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散步在忠义大道上。德·雷纳尔夫人一边听着丈夫神情严肃的谈话，一边提心吊胆地望着三个小男孩的一举一动。最大的一个约十一岁，不时走近胸墙，显出要爬上去的样子。一个温柔的嗓音于是喊出阿道夫这个名字，孩子放弃了他野心勃勃的打算。德·雷纳尔夫人看上去约三十岁，仍然相当漂亮。

“这位从巴黎来的神气活现的先生，一定会后悔的。”德·雷纳尔先生带着受到冒犯的神情说，脸颊比平时要苍白得多。“我在城堡里也并非没有几个朋友……”

然而，尽管我打算花二百页篇幅跟您谈谈外省，我也不会残忍到强迫您去听冗长的、分寸掌握得非常巧妙的外省对话。

韦里埃市长觉得这位从巴黎来的神气活现的先生如此可憎，并非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想法进了韦里埃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而且还进了市长和当地那些大产业主尽义务管理的医院。

“可是，”德·雷纳尔夫人战战兢兢地说，“既然您廉洁奉公，尽心尽职地掌管穷苦人的财产，那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又怎能损害您呢？”

“他就是为挑刺才来的，以后他会写文章发表在自由主义报纸上。”

“你可从来不看那些报纸，我亲爱的。”

“不过别人常和我们谈到这些雅各宾主义的文章；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分心，妨碍我们做好事（这是事实——原注）。至于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教士。”

第三章 穷人的财富

一位有德性、不搞阴谋诡计的教士，对全村来说，是为天上降下的洪福。

——弗勒里

韦里埃的教士是一位八十岁老人，山区的新鲜空气使他的体格和性格都象铁打的一样坚强。他有权随时访问监狱、医院，甚至贫民收容所。阿佩尔先生带着给教士的介绍信离开巴黎，他考虑周到，把到达这座奇怪的小城的时间安排在清晨六点。他一到立刻就到教士家里去。

谢朗神父看了本省最富有的地主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陷入了沉思。

“我这把年纪，在这儿受人敬爱。”最后他低声对自己说，“他们不敢吧！”他立即朝巴黎的先生转过身去，尽管年迈，眼睛还是闪烁着热情，表明他乐于冒险、从善。

“先生，跟我来，在狱卒面前，特别是在贫民收容所的面前，您不要对我们看到的事发表任何意见。”阿佩尔先生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勇敢的人。他跟随可敬的教士参观了监狱、医院、贫民收容所，提了许多问题。尽管得到的回答稀奇古怪，他仍然克制自己，不流露半句指责。

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教士邀请阿佩尔先生吃饭，他推说要写信，不愿过多连累他的慷慨的朋友。三点左右，这两位先生视察完毕贫民收容所，回到监狱。在门口他们遇到了监狱看守，一个高六尺的大汉，两腿弯曲，他那张下贱的脸由于恐惧，变得令人恶心。

“啊，先生！”他一瞧见教士，就说，“跟您一起来的这位先生，不就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么样？”教士说。

“昨天我接到紧急命令，省长派一名宪兵骑马奔跑了一整夜送来的，不准阿佩尔先生闯进监狱。”

“我向您宣布，努瓦鲁先生，”教士说，“跟我一起来的这位旅客正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吗？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随时有权进入监狱，而且我愿意让谁陪着就让谁陪着！”

“是的，教士先生。”监狱看守低声说，象害怕挨棍子才勉强服从的巴儿狗那样低垂着头。“不过，教士先生，我有妻室儿女，如果我被告发，他们会把我撤职的。我全靠职位维持生活。”

“我要是失掉职位也会感难过。”善良的教士说道，声音越来越激动。

“我和您不一样！”监狱看守继续说，“您，教士先生，谁都知道您每年有八百法朗年金，又有不动产……”

事情就是这样，两天来议论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夸大，在韦里埃小城激起了各式各样充满仇恨的情绪。德·雷纳尔先生此时和他妻子发生的争论也为此事。早晨他由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陪着，去找过教士，向他表示极端不满。谢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他完全感到了他们话里的份量。

“好吧，先生们！我上八十岁了，是信徒们在这附近一带看见的第三个被撤职的教士。我来到这里已经有五十六年，城里居民几乎都是我给他们行的洗礼，我刚来时这座城还是个小城镇。我每天为年轻人主持婚礼，过去我曾主持过他们祖父的婚

礼。韦里埃就是我的家，但是我看见这个客人时心里想：这个从巴黎来的人可能真是自由党人。眼下自由党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可能对我们那些穷人和犯人带来什么损害呢？”

德·雷纳尔先生的指责，特别是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的指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好吧，先生们！你们把我撤职吧！”年迈的教士声音发抖，嚷了起来。“我仍然要住在本地，谁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块地产，每年有八百法朗年金，我可以此过活。可我的职位没有给我任何积蓄，先生们，也许正是因此缘故，当有人要剥夺我这个职位时，我并不害怕。”

德·雷纳尔先生一向跟妻子相处融洽，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时战战兢兢地向他表示的问题：“那位巴黎先生，他会给犯人们什么损害呢？”眼看着他就要发脾气了，谁知这时候她发出一声叫喊，她的第二个儿子刚刚爬上堤墙的胸墙，尽管这道墙比下面的葡萄园高出两丈，他还是在上面奔跑。德·雷纳尔夫人怕吓着自己的儿子，摔下墙去，不敢跟他说话。最后，这个为自己的英勇行为感到得意的孩子，看到母亲脸色苍白，于是跳到散步道上，朝她奔过来。他被狠狠地训了一顿。

这个小小插曲改变了夫妻谈话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锯木匠的儿子索雷尔雇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让他照顾孩子。他们太淘气，我们管不过来了。他是个年轻教士，出色的拉丁语学者，他能使孩子们取得进步；因为据教士说，他性格坚强。我付给他三百法朗，并供给伙食。过去我有些怀疑他的品德；因为他是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医生的宠儿。这个外科医生以表亲为借口，到索雷尔家搭伙，实际上这人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他说山区的空气对他的哮喘病有好处，但是未得到证实。他曾经参加过波拿巴在意大利进行的历次战役，据说他当时还签名反对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雷尔学拉丁文，把随身带来的大批书籍留给他。因此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让这个木匠的儿子来跟我们的孩子呆在一起。但是教士，就在那次使我们不再和好的争吵的前一天，他对我说，这个索雷尔研究神学已经三年，准备进神学院。所以他不是自由党人，而是拉丁语学者。

“这样安排还有一些理由。”德·雷纳尔先生一边继续说，一边带着外交家的神情望着妻子。“瓦勒诺刚给他的散篷四轮马车买了两匹漂亮的诺曼底马，十分得意。但是他没给孩子请家庭教师。”

“他很可能把我们的这一位抢走。”

“这么说来，你是赞成我的计划了？”德·雷纳尔先生问，同时用微笑来感谢妻子刚才那了不起的想法。“好，就这么定了吧。”

“啊，上帝！我亲爱的，你决心下得多么快啊！”

“因为我性格坚强，教士已领教过了。我们不必隐瞒，我们在这里处在自由党人的包围之中。大凡那些布商都嫉妒我，这点我可以肯定。他们中间有两三个已经变成财主。好吧，我倒挺高兴让他们看看德·雷纳尔先生的孩子们怎样在他们的家庭

教师带领下去散步。这将令人肃然起敬。我祖父常讲给我们听，他小时候的一位家庭教师。可能要花费我百个埃居，但是这对维持我们的身份来说，必不可少。”

这个突然决定，使德·雷纳尔夫人完全陷入了沉思。她身材高挑，体格匀称，曾经是这个山区公认的美人。她神情纯朴自然，举止透露出青春活力，在巴黎人眼里，这种充满纯洁和朝气的、天真的美，能激起愉快的情欲冲动。如果德·雷纳尔夫人知道自己能取得这种成功，一定会非常惭愧。她从不卖弄风情，从无装腔作势的想法。据说富有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曾经向她献过殷勤，但是一无所获，这给她的贞洁罩上夺目的光彩。因为瓦勒诺先生，个子高，年纪轻，体格健壮，脸色红润，蓄着浓黑的大胡须，是被外省称为美男子的那种粗野、脸皮厚、大大咧咧的人。

德·雷纳尔夫人十分害羞，表面看来情绪容易变化，特别讨厌瓦勒诺先生不停的动作和粗大的嗓音。她厌恶韦里埃人的所谓快乐，人们说她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她倒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看到上她家来的城里男性居民越来越少，感到高兴。事实上，她在那些太太们眼里被看成傻子，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丝毫不会耍手腕，白白地错过了许多机会，没有让他给她从巴黎或者贝桑松买漂亮的帽子。只要能让她单独在美丽的花园里漫步，她就一无所求。

她心地纯洁，从来不想去评论自己的丈夫，更不会自我承认他使她厌烦。她想，不过并未明确地自我承认，在丈夫和妻子间不可能有更亲密的关系。当德·雷纳尔先生跟她谈起关于他们的孩子时，她特别喜欢他。他决定让大孩子当军人，第二个孩子当法官，第三个孩子当神父。总之，她觉得德·雷纳尔先生同她所认识的所有男人相比，远不及他们那么叫人厌烦。

做妻子的对丈夫如此评价，合情合理。韦里埃市长靠从一位叔父那里继承过来的半打幽默笑话，赢得了风趣而高雅的名声。老上尉德·雷纳尔大革命前在德·奥尔良公爵步兵团里服役，他到巴黎被允许进入公爵客厅。他在那里见到过蒙德松夫人、大名鼎鼎的让利夫人、王宫里的发明家迪克雷先生，这些人经常出现在德·雷纳尔先生讲的故事里。但是回忆这类需要用极为微妙的措辞叙述的事情，渐渐变成他的一个负担，所以近来他只有在隆重的场合才重新讲他那些与德·奥尔良家族有关的故事。此外，除了谈到钱时，他一直彬彬有礼，所以他理所当然被看成韦里埃最有贵族风度的人物。

第四章 父与子

事情如此，难道是我之过？

——马基雅维里

“我妻子确实很有见地！”第二天清晨六点，韦里埃市长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朝索雷尔老爹的锯木厂走去。“为了保持我的优越地位，向她提起此事，但是我没想到，如果我不雇用索雷尔这个据说象天使般深通拉丁文的小教士，贫民收容所所长

惯用心计的人，很可能会有跟我同样的相法？……这个家庭教师，一旦到了我家，他还穿教士服吗？”

德·雷纳尔先生正沉思这个问题，忽然远远看见一个身高六尺的农民，从天刚亮起就在忙着量堆放在杜河边的拉纤道上的木材。他看见市长先生走近，似乎并不高兴。因为这些木材堆放在那儿违章堵塞道路。

这就是索雷尔老爹，德·雷纳尔先生向他提出聘请他儿子于连的奇怪建议，感到惊奇，更感到高兴。然而在听的时候，他仍旧带着一副快快不乐和不感兴趣的神色，这些山里的居民很善于演戏掩盖自己。在西班牙人统治时，他们是奴隶，如今仍保持着埃及农民的相貌特征。

索雷尔在一开始的回答，仅仅是背诵他那些客套话。其笨拙的微笑更加重了他相貌上生成的那种虚情假义。这个机警的乡下老头一边重复说着些空话，一边想发现，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大人物想把他那个混蛋儿子请到家里去。他对于连非常不满，德·雷纳尔先生却愿意出三百法郎一年的高得出乎意外的工资雇用他，另外还供给伙食和衣服。最后这个条件是索雷尔老爹灵机一动突然提出的，德·雷纳尔先生也一口答应了。

这项要求使市长惊奇。“既然索雷尔对我的建议并不象他应该那样感到高兴和满意，”他想，“显然是另有人向他提出过。若不是瓦勒诺，还会是谁呢？”德·雷纳尔先生催促索雷尔当场定下，但没有成功。乡下老头诡计多端，坚决拒绝。他说他要征求儿子的意见，倒好象在外省一个有钱的父亲还真的需要征求一无所有的儿子的意见似的，而不是装腔做势。

水力锯木厂由溪水边一座敞棚构成。架在四根粗木柱子上的屋架支着棚顶。在敞棚中间八尺到一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锯子不停地上下起落，一种非常简单的机械装置把木材朝锯子推过来。溪水推动轮子，轮子带动具有双重作用的机械装置。一方面锯子上下起落，一方面木材缓缓推向锯子，被锯成木板。

索雷尔老爹走近他的工厂跟前，用粗大的嗓音叫于连；无人应声。他只看见那两个高大的儿子，正在用沉重的斧子把枞树干劈方正，然后送到锯子那里去。他们全神贯注，准确地按照木材上画出的黑线劈下去，每一斧子下去，都有一大块木屑飞起来。他们没有听见父亲的声音。他朝敞棚走去。进了敞棚，他发现应该守在锯子旁边的于连，在比锯子还要高五六尺的地方，骑在棚顶的横梁上。他不仅没有认真地照看机械运转，反而在埋头看书。再没有比这更容易引起索雷尔老爹反感的了。他也许可以原谅于连身体瘦弱，不适于从事体力劳动，比两个哥哥的身体差得多。但是他对这种读书怪癖厌恶透顶，他自己就一字不识。

他叫了于连两三次。年轻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书上，锯子的响声也妨碍他听见父亲可怕的声音。最后父亲顾不上自己已经上了年纪，敏捷地跳到正在锯着的一段树干上，又从那里跳上支撑棚顶的横梁。猛地一拳头，于连手上拿着的书被打到溪水里，接着一巴掌，打在头上，跟第一下同样猛烈，打得他失去平衡，眼看着要从一丈二尺到一丈五尺的高处摔下去。机器正在运转，如果掉在机器中间，会粉身碎骨。但

是在他往下跌时，父亲用左手抓住了他。

“好呀，懒东西！你怎么老在照看锯子时，看你那些该死的书？晚上你有时间上教士那里去鬼混，用那个时间去看书也好！”

于连虽然被一巴掌打得晕头转向，鲜血直流，还是来到锯子旁边他的岗位上。眼睛里含满泪水，这倒不是因为肉体的痛苦，而是因为失掉了那本他心爱的书。

“下来，畜生，我有话对你说。”

由于机器声音太响，于连又没有听见命令。他父亲已经下来，不愿意再爬到机械上，于是去找来一根打胡桃用的长竿子，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于连脚刚碰到地面，老索雷尔就从后面狠狠推他，把他一直向家里推。“天知道他要对我怎么样！”年轻人暗自想。他边走边朝溪水望了望，他的书就落在这条溪水里，那本他最心爱的书，《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他脸颊通红，眼睛低垂。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看上去身体相当弱，相貌虽然不够端正，却也很清秀，长着鹰钩鼻。又大又黑的眼睛，平静时闪烁着沉思和热情的光芒，此刻却流露出凶狠的表情。深褐色的头发，长得很低，使他的额头变得狭小，在发怒时有一股凶相。人类的相貌千千万，各不雷同，但是，具有惊人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相貌，也许除了他再也找不到了。细长而匀称的身材表明他机智灵活而不是大力士。从童年时起，他极端沉思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就使他的父亲认为他命不长，即使勉强活下来，也要成为家里的累赘。家里人大家都鄙视他，因此他恨哥哥们和父亲。星期日在公共场所玩耍，他总是挨打。

不到一年以前，他漂亮的脸才开始博得年轻姑娘的几声赞赏。于连象弱者那样受人鄙视，他崇拜有一天和市长谈论不该修剪悬铃木的那个老外科军医。

那个外科军医有时候出工钱给索雷尔老爹，让他儿子有时间跟他学拉丁文和历史，也就是让于连了解他所了解的那段历史：1796年意大利战役。临终前他把他的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半饷拖欠未付款和三四十本书赠送给他。在这三四十本书中，最珍贵的一本刚刚被打落到市长先生凭权势改道的那条公共溪水里。

于连刚走进家，就觉得肩头被他父亲那双有力的手抓住。他一阵战抖，以为又要挨打了。

“老实回答我，”乡下佬用粗硬的嗓音对着他耳朵喊道，同时象孩子转动铅制玩具兵那样一将他的身体扭转过来。于连那含满泪水的大黑眼睛遇上了老木匠那双凶狠的灰色小眼睛。老木匠好像要把他心灵深处看透似的。

第五章 谈判

等待，可以成就事业。

——恩尼乌斯

“老实回答我，不要撒谎，该死的书呆子，你怎么认识德·雷纳尔夫人的？什么

时候跟她说过话？”

“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于连答道，“除了在教堂里，我从未见过这位太太。”

“你一定瞅过她吧，不害臊的东西？”

“从来没有！您知道，我在教堂里只看见天主。”于连补充说，同时装出一点正经的表情，他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再挨巴掌。

“反正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狡猾的乡下佬回答，接着沉默片刻，“但是我从你这里什么也探听不出，你这该死的东西。总之，我可以不要你而我的锯子转动得更好。你得到教士先生或别的什么人的欣赏，给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位。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我送你到德·雷纳尔先生家里去，你要当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我得到什么呢？”

“管吃，管穿，还有三百法郎工钱。”

“我不愿意当仆人。”

“畜生，谁跟你说去当仆人？难道我愿意我的儿子当仆人？”

“我跟谁同桌吃饭呢？”

这句话把索雷尔老爹问住了，他想到，如果再谈下去，他很可能失去谨慎。他对于连大发脾气，指责他贪吃，然后离开他去找两个大儿子商量。

不久，于连看见两个哥哥各自靠在自己的斧柄上，聚在一起商议。他望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后，什么也猜测不出来。为避免被发现，于是站到锯子的另一边去。他要好好想一想这个将改变他命运的意外消息，但是他感到自己不能够认真思考。他忙于想象他在德·雷纳尔先生那所漂亮的房子里会看见些什么。

“宁可放弃一切，”他自言自语，“也不能让自己跟仆人在一起吃饭。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去。我有十五法郎八个苏的积蓄，今晚就逃走。抄小路我不怕遇见宪兵，两天就可以到贝桑松，在那儿我入伍当兵。如果需要的话，我到瑞士去。但是那样将不会再有前途，不会再有雄心壮志，不会再有飞黄腾达的神父职业。”

极端厌恶跟仆人同桌吃饭不是于连生来如此（为了飞黄腾达，比这困难得多的事他也能去做。）他是从卢梭的《忏悔录》里得到的这种厌恶情绪。他的想象力仅仅借助这本书认识世界。（《大军公报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补全了他崇拜的经典。）为这三本书他可以去死。他从不相信别的书。他相信老外科军医的话，把世界上所有别的书都看成是满篇谎言，是那些骗子为追名逐利而写出来的。

（除了一颗火热的心之外，于连还具有那种常常又有在痴子身上才能够发现的惊人的记忆力。）他看得很清楚，他未来的命运全靠老教士谢朗，为了赢得谢朗教士的欢心，他把拉丁文《新约》熟记在心，并背得出德·迈斯特先生《论教皇》，然而两本书他都不以为然。）

好象双方有默契似的，索雷尔和他儿子在这一天都避免和对方对话。傍晚，于连到教士家去上神学课。但是他认为，为谨慎起见，最好不要把别人向他父亲提出的这个奇怪的建议告诉教士。“也许这是一个圈套，”他对自己说，“我应该装出已经